

四
書
輯
釋

孟子卷之十四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熊本曰前四章極言當時戰國之禍九章論古聖賢一章言孟子出處餘皆講

學歸身齊家治國之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

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

也復戰又之復戰也子第請太子申也齊所謂東敗於以土

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通曰承所學者薄親親言仁

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與疎逮親張氏曰仁者推

人不仁者以其忍於他人者忍於其親

右第一章言人仁之恩與不仁者之禍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時戰與之罪

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

召音陵陵之師之類是也春秋信公四年齊侯伐楚屈完來

皆以著諸侯無土之罪召陵之師猶知順尊王之義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

義戰也

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作侯惟不

斷盡春秋諸侯兵爭之罪○張氏曰如齊桓召陵之師晉文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至於不聽王命而擅與均爲不義而已

右第二章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各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

不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

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

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音增同楯也所以蔽身者武成言武王

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此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

不可信者然書本意為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

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也蓋不仁之心耳或謂血流漂

孟則戈之所為荀子以為殺之者皆商人非周人者是也而

亦不忍言也臣子以為孟子本意源之論蓋得非殺者非我而

之意可見矣客有問則當問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嘗也

不至殺人注本草說則有不得其死者此以為知信子西

當曰弘景知本草說則有不得其死者此以為知信子西

設其禍遲而大前出儒臣引經注本卓說其禍至於伏屬百流

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王以國其禍至於伏屬百流

後殺傷固多非止一類豈至血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

君以此藉口故曰信書則不如此類也反以孟子為畔經

豈不惑哉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此教人讀書法也先師曰

固是商人自相殺然漂杵之言福矣

右第三章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陳去

制行節伍曰陳交兵曰戰以帝王之出作

之大罪人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謝去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形句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声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二車兩加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慙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秦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土謂商人曰無畏我也

我來伐紂本爲法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

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

於

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張氏曰不志於仁徒欲以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負均爲殘民逆天化○通曰顯此復引書而言則可知前章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大抵此四章亦相承而言一章以梁王之教爲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爲無義三章言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四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善爲戰之人

右第四章

○子墨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

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此本文如詩六義之

以吾道之教者此未詳說破此乃

與孝者言之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巧即循規矩

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孝之齊語勉未有舍下

孝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

以爲出於規矩通鑑莊子天道篇又如字匠氏各勤於堂上

下釋推輿蓋而上問桓公曰取問公之所謂若何言即公曰聖

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乎古

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乎古

則則何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則其

而不固深不能言有而不久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新輪古之人與音余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右第五章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音飯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果說

文作螺

飯食也糗乾

音精音

也茹亦食也

袵畫

俗作

衣也二女堯二

女也采女侍也

語鏡續氏以果爲有

言聖人之心不以貧

而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

所性分去定故也

輔氏曰所性謂天所予我性分定謂

外物之滯來寄也聖人盡性故湛然無所欣戚於其間隨

而安不以物動已也無預於己不以己隨物也○張氏曰若

右第六章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問耳問去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法而感發也一問者我往彼來問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張氏曰天有顯道報類推彰或惡之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乎觀魏晉南此朝之君互相屠戮自今觀之屠戮他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發度時君無動於心欲算然息爭以保其宗廟親族是仁術也

右第七章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

閭有譏有征古者禁異服識異言以譏為主今以征為主而已閭市譏而不征文王之政之一也

子偶及此一端耳古今政○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
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力窮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
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
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
改也輔氏曰關則一而古今所以為關之意則不同漢察米
莫不熱孟子率關之一事言之范氏推言及賦斂范圍之事
曰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者尤說得孟子之事
實蓋孟子言語句向是事實言之則必行之○張氏曰古以
義理為國後出徇利而把古人創法立制與天下公共凡以
為民耳以利為國雖古法之尚有者亦皆與而為一已計
矣本原不正无往不失先王之意豈特為關之暴而已哉

右第八章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去聲言身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
以事言身不能行者身不行也語錄上不行於妻子百也下不

行於妻子却指使人一事言之。○張氏曰順理之事無以
易從否則雖妻子亦不能使之必從也。前言不弟行則無以
化之。後言使之非道則不得而強之。然使之以道而弟行未
至彼亦未必信從。均於不行而已。是行道為不也。然在行道
者言之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
古人謂進德者必考之於妻子。其是之謂歟。

右第九章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

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積利厚者豐凶皆給積德厚者

之。主周于德而言借以為用而引之。耳。○輔氏曰德者蓄積
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亂之。若夫挾一善一長而自以
為足而欲以持於邪出則鮮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周之難
患乎年之有凶而推患乎蓄積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
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

右第十章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

羹見於色

好乘食皆去
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
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
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所安
勳言勉強者多意節於大而不免發露於小亦焉者則買小
大皆出於真實也語錄讓千乘之國推賢人能之然好名
之強為之耳信遠強能讓千乘之國此段是聲於彼益正此意
色東坡謂人能辟千金之壁而不能無失聲於彼益正此意
此一段對鄉人為身死而不安為義者非指好名之人也○當把
髮打不得週小處漏疑也動於萬錢者好小處是掩得過大處
發露也○或問千乘之國計受之問千目所視十手所指之
地也盤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此
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
真情實態乃發露於忽易不虞之地也○輔氏曰矯情者務
勉於其大而難久至誠者不忽於其小而常有常是故觀人
之法不於所勉而於所忽人之誠與偽見矣所安即誠也

右第十一章

○子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輔氏曰仁者德之苗賢則德言其有德耳
先師曰仁賢分言則仁仁人也賢有德之

人也。谷言則仁。
德之賢人也。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

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禮義由賢

在仁三者所以以仁賢爲本也。何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

之耳。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同。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不信

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有不信

用則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

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丑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

立民之心竊看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

五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張氏曰不仁而得國得其土也而巳豈得其民心以善意也後之取天下而保國孟子之言所謂深味不可執辭以速其滅亡且曰通曰聘我智可以盜

右第十三章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水反又以祀之所以

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所以

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

以名其社與其壇謂壇及謂將也曰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

方王封壇謂壇及謂將也曰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

稷亦爲去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

如此此以理言非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評立賢君是君輕於

社稷也

犧牲既成絜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

成音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法民御災捍音慮則毀其

壇壝而更評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助駕不通之意通曰兩

不同集詳釋之亦異變置諸侯省改立其人也變通曰兩

置社稷者改立其祀神之壇壝而非改立其神也通曰兩

天子大辨伊耆氏始爲蜡也者索也也歲十二月合

慶萬物而豫之也蜡之際也注定齋而祭同也也等百

以報高也。饗饗先農及郵音尤表。暇少方反。郵表。暇。國言。督。約。農。事。之。所。也。禽。明。亡。之。至。義。之。盡。也。古。之。若。子。使。之。以。報。之。迎。獨。為。其。食。田。泉。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與。神。而。祭。之。祭。易。與。水。謂。事。也。亦。以。止。水。以。具。事。於。我。而。祭。之。入。端。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式。皆。不。適。不。與。是。社。稷。諸。方。相。通。而。祭。以。謹。民。則。順。成。之。方。其。皆。不。適。不。與。是。社。稷。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張。氏。曰。人。君。往。時。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使。其。知。民。之。貴。亡。我。以。之。而。已。不。與。焉。則。必。蔽。蔽。業。業。不。敢。自。持。惟。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民。而。闇。王。使。民。畏。已。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已。者。亡。獨。亢。自。居。民。而。迫。於。勢。而。憚。之。然。其。心。曰。雖。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矣。○。補。氏。曰。天。性。民。而。立。之。若。以。司。牧。之。是。君。為。民。而。立。也。○。山。襄。道。微。至。戰。國。時。為。君。者。不。知。其。司。牧。之。是。君。為。民。而。立。也。○。知。命。也。故。孟。子。發。此。輕。重。之。論。而。非。及。夫。社。稷。焉。蓋。社。稷。亦。不。為。民。立。故。也。於。是。反。覆。明。辨。之。其。訂。寧。善。切。之。意。可。謂。仁。矣。

右第十四章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而況於親炙之者乎。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反形每前篇謂
章下篇夷聖之清惠聖之和章。語錄孟子於二子論之詳
矣雖以爲聖之清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
於孔子而不顧享也及其一旦發爲此論乃以百山之師歸
之而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所拔享之者殺
身饋仰而不足與二子志繫行高而必著故稟之者一日或
而有餘也或問孟子志繫行高而必著故稟之者一日或
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起焉則其爲也速而所
之貪懦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爲也速而所
及者幾譬之魯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去病之功爲甚
而田夫敗婦大寒大暑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
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無幾其萬一。如參苓之木
之爲藥平而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後於薑桂
大芩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名惡之侯也孟子愛其衷惠而
不及孔子其意始以此耶。張氏曰夷惠拘聖人以其性於
清聖於和而得名也。汪氏曰聖人達則澤及當時窮則風
傳後出於此不反伊尹者夷惠不爲收於天下所可言者風
而已伊尹異於是故不及之。○補曰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
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
矣無

右第十五章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

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

之謂道是也。語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仁是

合而言之。便是道也。○人之所以得仁者。以其不仁。言一而不

言人則不見理之折。寓言人所以不言仁。則人不仁。言一而不

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如中庸仁者人也。是

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人自有生意。循道

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已言之。孟子是說而言之。○或問

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

著者。○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復也

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

然未詳其是否也。尤疑之云：孟子仁也者。人也。下高。是本云

義。禮。智。信。而皆道也。且又見得仁義。禮。智。兼信而言。玉常之道。尤爲明備云。

右第十六章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魯曰：遲遲。五行也。去父母國之道

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平出已見萬章下篇。張氏曰：當其可即，是道當去魯之
也。孟子孝孔子其夫齊也，非父母國而有二宿出，蓋之澤而滯何
能以已，是固道之所存也。

右第十七章

○子孟子曰：君子之危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危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程復心
之厄，聖人之極否。故孟子特原其事，以爲蓋獄。君臣
俱惡，無所交之故，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

右第十八章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所安理賴也。今按漢書無理

音方，言亦訓賴。張氏曰：理治也。或曰：理辨。通鑑前漢李布

重其死，去婢妾賤人，感繫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
理之至耳。晉灼曰：揚雄方言曰：理，辯也。許慎曰：賴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皆
從心蓋傳寫之誤或曰爲士者往往見憎於
此多口如語之及受憎於人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群不殄厥愠亦不隕

厥問文王也

詩邶

風柏舟及大雅絲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

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如見

長孫肆發語辭張氏曰肆備言遂墮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

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

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如見因於○尹氏曰言人顧自處

上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文王孔子二聖人尚不免墜人之

在自反而盡
其在我者耳

右第十九章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

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右第二十章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

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介音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

爲間，少頃也。茅塞，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

間，去聲斷也。徒，反也。空，音問，音漸進，則理義日闕。茅，音問，音終止，則理義日

問，音發，音也。譬之草，又生而塞子之心矣。高子爲人如前篇論小

并後章論禹文王樂封固陋室塞可規。趙氏曰：高子齊人，

貴孝於孟子，去而宰他術。○輔氏曰：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

易發而亦易窒。善端發處，存察而力克之，則可以成德。否則

右第二十一章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蠶音推

豐氏曰追鍾紐音九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考工記曰旋鍾平

聲謂之旋旋蟲謂之旋蓋懸鍾之紐也其形如環有盤旋

之義於旋之上爲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鍾旋之上以銅篆

作蟬能及盤龍獸名辟邪皆旋蟲之類也蠶者齧反木蟲也言禹時鍾在者鍾

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鍾不然是以知禹

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

駕也城中之涂與塗容九軌周禮冬官下匠人營國方

緯經塗九軌國中城內也經緯謂塗也經緯之塗皆容九

九軌凡八尺爲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塗十二軌也車

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

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借此以爲
警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鍾久而紐絕文王之鍾則未久
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
相承如此而豐氏差初讀反也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右第二十一章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至此又饑
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
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
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去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

曲曰^曲也^曲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才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勸王發倉振饑仁也知}時不可言而不言智也

右第二十三章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性之所欲此即然有分去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願即欲也命則天理之性然有分去不能皆如}

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言此命字合理與氣質而言}

^{言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

^{又富安之於理如對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節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爲但道理却低也不得與人共說得二變不知合而言之夫豈不同也堯師曰此命字合理也富貴之不過其則此以理言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
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
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
知仲尼是非命邪俗作耶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
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
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武粉反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
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
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專指理而言如梁
遇替稷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極讓此所
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也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
值言之所造之有淺有深所感之有應有不應但其命雖如
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橫渠云是嬰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
非命哉此命字恐作兩般看若作所稟之命則是嬰稷得智
之淺者若作命分之命則是嬰偶蔽於此遠不知夫子此當
作兩般看○或說以五者之命皆爲所值之不同如舜之於
瞽瞍則仁或不符於父子文王之於紂則義或不得於君臣
孔子之於陽貨則禮或不符於賓主子貢不能問一知十則

智或不得於賢者孔子不得於舜之危則聖人或不歸於天

道此皆命也然君子當勉其在己者而不歸之命其義亦通

○通曰此命字專指氣而言然氣亦有二清濁美○愚聞之

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

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

則不復反又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前重在命後重在性以伸

此而抑彼也抑後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

其言約而盡矣語錄口之於味五者此固性之所然在人

是以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五者在我則有厚

薄之稟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君子不

謂之命而責成於已類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缺處○口之

於味等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等固

是命然亦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性一

論來只有一箇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等若以爲性則當然一

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等若以爲命已前定任其於阿受

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須着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

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致過也

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吝有性焉是充廣

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此段只要得人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
為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以爲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
肯所以孟子則人說性與却曰有命人說命與却曰有性○
未嘉陳氏曰孟子於常人說性與却以命言則人所嘗欲雖
所同有却有品節限制不可必得於常人說命與却以性言
則人於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之不齊須是着力自做工夫
不可一委之天上是人心必自勉其在人君子則斷之以天
下是道心人皆委其在天君子則斷之以人此君子之盡性知
命之孝所以語錄北溪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
共於常人也語錄北溪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
無以命於人非氣稟無以受天所命也語錄北溪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
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氣清濁上論是
義人之智愚賢否○愚按邵子云幸不幸命也常不常分也
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常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過福
分也有命也常禍分也非命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過福
婦兄弟兄弟謂各得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謂各失其分也此所謂分專
以理言命專以氣數言分爲性分命爲命分也去朱子之說
互相發證附于此○朱公迂曰不謂命以氣言兼言氣
之清濁厚薄不齊者不謂性兼爲富貴貧賤者言之

右第二十四章

也○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

趙氏曰：活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去聲其爲人也，可

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語錄可欲是資稟好，別人以爲可欲，是說這人可愛也。只是

全一箇好人，其爲人處，心造事行已接物，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有可欲之善，然後有善已而充實得去。若他可欲者，則充實箇是物，譬如先計得肯實藥材，然後精製以爲藥，爲散若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輔氏曰：先備多以可欲爲已之欲，如書所謂敬修其可願之意，便係註不然，可欲是別人以爲可欲，蓋若以爲己之欲，則說得太輕，且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故也。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去聲惡臭，如好去聲好色，是則可謂信

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或問曰：此

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
爲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真實有此善於已而無
一在者垂厚意然後
可以謂之信人矣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無待於外都是善面流出來○或問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
守必固如是而不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
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
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人者也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引記樂美在其中而暢於四古發於

事業引易坤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或問美能充於內而

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亦滿而濶洋溢
四出而不可禦其在弱也則峻而益昔而施於四体其在事
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
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反又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

從七容反容中去聲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

化不可爲也或問大而不化則其大者未能在熟之而已矣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

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

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

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

有一等神人也書曰乃聖乃神玩味此語可見或問至於

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加

心思所能測者是大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

夫自可欲而至矣然非思勉之所能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非

思勉之所及矣然非思勉之所能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非

欲之善信者信此者不可知則神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非

也化則爲聖而其不可知則神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非

至於化而聖然後爲至盡然於此者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或未實也張

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去声仁矣樂正子資質純粹略似顏子故橫渠引以立論

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

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或問

也子曰善名矣而以誦毀從子敖先諸舍後長者何程子曰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

美且大可以馴音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

能不受變於俗者鮮上矣此條重在有尹氏曰自可欲之善

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

而名矣通曰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四字善者人者之天理始

亦此聖而爲人粗淺神非高處惟在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之者

充之死師曰自善信至聖神高下固懸絕矣然雖聖神之

極致亦不外乎利行而下之希聖未有不由利級而進者

性之善真此有諸已而拓之以至於極始

性之善真此有諸已而拓之以至於極始

右第二十五章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

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語歸楊墨皆足

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矯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少楊氏為可取也

張氏曰兼愛者棄儉自為者固非猶愈於兼愛之泛也泛者尤難反耳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苴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苴闕也招胃

反有釋

也釋其足也言彼既

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

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

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通曰於異端者

至正不可以容邪義之盡也來歸待之甚如者至大可以容小仁之至也於此可見聖賢至正至大之心矣

右第二十六章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

取之於冬當各以時若并去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用其二

時併用二端也用其一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

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米力役之征周禮皆取之

而孟子言用其一之即緩其二朱子乃有夏秋之辨夫夏秋之

說始出於唐不知何所據而云曰緩非廢其征但不作一時

併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甲而賦繭絲孟秋農乃登穀始收教

布縷征之夏粟米征之秋乃古法若唐分兩稅始於德宗楊

炎非止布縷粟米之征乃是取大曆十四年應干

賦斂之數併而爲兩稅名同實異失孟子之意矣

右第二十七章

○子思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

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實意安寶失其實者危諸侯贊人而善政事以治之則有

人有士而常
爲五百贊矣

右第二十八音

○益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益成括益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益成姓括名也恃才忘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

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張氏曰

則爲才所役道者理義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問則才有

其才於是有始足以病己甚至有取死之道又不可

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心補氏曰才出於氣而

於顯覆不已也孟子之言但迷其理之當然且不以是爲奇

中世率者不達而以是爲高爾必以料
事爲明而駁駁然入於逆詐憖不信矣

右第二十九章

○孟子之勝館於上宮有業獲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獲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
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汪氏曰首以織獲爲業者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爲竊獲來與
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

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從爲去志也平志去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交剛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
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
去竊獲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
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明人取其言有合於
聖賢之指故記之輔氏曰生焉多謂夫子作夫音扶子而以爲孟子自說夫子極以爲夫子而作問者

自悟其失而言者蓋不覺以殆非也。下無曰字而知其然者。以爲孟子之言則不惟露筋骨且非所以特孝者。行後學者往往以重矣。惟以爲則者之言則可取。愚嘗謂近世好議論者。往往以孝者之失而議先生長者。是其識量又不逮於當時。憫憂者矣。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者。與人爲善之公也。至於憫悲。欲見則辭以疾。驟更在門則不見答。是又義之所當然也。然教亦固在。其仲矣。

右第三十章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輔氏曰。不忍者。則隱之車。不爲者。羞惡之車。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統於心者也。然以氣質之

偏。物欲之蔽。則於地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

能。則無非仁義矣。賈氏曰。有所不忍。不爲者。此心之正也。能

雖所爲者亦通致。程勿齋曰。推而善端滿其所受。是之謂充

不爲即義也。以心言。行無不悌。以事言。陽也。陰也。下。上。達。君子。上。達。不。通。也。家。邦。必。達。故。達。則。不。達。達。不。通。

道達道達德不成章不達達之天下皆行無不得也殺之以
政不達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皆有所不為達之
於其所為則義
心古聖言之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

勝平

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吉充滿也穿穿穴踰踰墻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
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
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輔氏曰此
說而教人以充滿其本心之量也無欲害人之心即是有常不
忍無穿踰之心即是其所不為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不
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
量惟所不為以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穿踰之心
能充滿其心量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先師曰
達如導水自賦滄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
於其中已推達而後能
充如曠而充之之意
其量不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
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皆是未足以充其本然之量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之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

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

不肯受之之實矣。其不肯受則非其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

充實無所虧缺則無違而非義矣。輔氏曰此一節事雖強而

雖有得於此而或遂失於彼亦不能充實其心之量而義

然後能充實其無受之名。實則雖惡人之行是爾汝相

爾汝之名也。然及於身而夫其無可爾汝之行是爾汝相

無受之名也。然及於身而夫其無可爾汝之行是爾汝相

亦自有其愧矣。先師曰語錄此條乃用趙註之說。爾汝相

不同。蓋謂惡人汝之名是惡人之實也。人能充實其無受

之行是實也。充其無受之名是實也。人能充實其無受

義矣。意義較明白。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結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

不言。結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結音 結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結。即此意也。便評伎言而

隱默而不言皆有意採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

人所忽易言故特舉以見反形何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達於

此而悉夫此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語錄結是為

不必合當與他說幾句要為去動人要他去為人是以言結

也如合當與他說幾句要為去動人要他去為人是以言結

不言結之也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踰之類問我是何

此義後專言義却頭多仁只是路只是箇不忍之心是

充此心便了義却頭多仁只是路只是箇不忍之心是

曰然能充無受所以言之實與可工夫却甚大到了這

夫盡便尚無了所以言之實與可工夫却甚大到了這

有甚然前者故以士言之夫不為二節事之類而理之

所不必然者故以士言之夫不為二節事之類而理之

人則不必然者故以士言之夫不為二節事之類而理之

符不亦見例必始無穿踰之心而達之於此類至悉如

義無愛爾汝之實正其行也戒以言不言意之正其言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輔氏曰守約而施博故莊之而無不化異君子治天下之無事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

者輕

全曰立曰

此章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或問此章之說曰不知道者務

味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言則固堯唐而無餘

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張

曰舍田芸田不脩身而治人之譬也不務有已而責諸人其

身爲天下之本故也

右第三十二章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

反鳥故

壞不假脩爲聖之至也反之者

脩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

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

語錄呂氏說性也

字 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
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
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

皆聖人之專性之德也謂言問信言語以正行莫無害不
曰言語在所當信若有意於中則必有此而
正行便是有爲而然也曰語在有所當信若有意於中則必有此而
特守之意力極意則必有其所不中者矣又曰三者特至聖
人之庸行人所易墮者必以其餘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豈
有意而爲之者哉故集註斷以爲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

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法而爲矣此反之事董子

所謂止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

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惟聞道故生能死安樂矣死亦可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容中道身即為度法由我立與天為徒命由我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吉凶行法以俟命君如書云自作元命唐李泌云君用造命是也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蓋莫非天理之常然如為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故猶行法以俟命也○韓氏曰法者凡古聖賢之所制皆是一故猶行法以俟命也君而仁為臣而敬子孝父慈皆是也蓋莫非天理之常然如為聽天所命我皆在所不計所謂俟命也雖未能如聖人之安行自然日非有為而為之矣

右第三十三章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悅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

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得盡語錄說大人則藐

乃見其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蓋大人則當畏而藐焉

是思其能然者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其畏大人之心乃其真能畏大人者○或問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何也曰孟子藐大人不視其巍巍然者而已故雖不肯枉尺直寸而齊人欲王莫如孟子也○將以當世之志使其意氣皆展無所滯懼而得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皆展無所滯懼而得無盡其所言爾若君子以礼有心固將無所不用其辭置於大人而反致之哉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榱題音垂反榱音盤

榱榱音

榱榱也榱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

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揚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

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以是藉請到小之也小之者小其所也視其巍巍然則動於中動於中則慕在彼之勢而屈在我之義矣彼在我不

知古制之守則爲其小然所動矣故程子曰古制之是守也
之輕得深則規誘之志則行其志而後知古制之是守也
未得志則有所慕就守古制守古制而後知自重知自重而
守古制而後知自重知自重而
後不爲勢所長使其身用
而道行則生民受其福矣

右第三十四章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

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

只有所向便是欲語錄孟子只是言天理人欲相消長分

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者寡矣天理人欲分數多也其爲人也多

欲則人欲分數多故濫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天理分

數少也蓋多字對寡字說若眼前事事食要時言心便一齊

走出也蓋多字對寡字說若眼前事事食要時言心便一齊

極其微而力難矣○張氏曰寡欲爲養心之要然克治若待其

質窮欲者有天資多欲者其爲人寡欲則不存者寡矣

存焉者寡以是知養心者善於寡欲也存者謂其心之不外
也雖然天資寡欲之人不存固寡然不知存其存則亦
之能充也則其情明高遠者為無窮矣周子曰養心不止於
寡問存耳蓋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窮則誠立明通或問周子
之言曰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由其序而不要其
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周子之說於此處有相發之功焉
蔡氏曰誠立而實體安固明通而實用流行○通曰孟子
書二養字皆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合而實之氣
於理善養氣者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
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窮則心存而性存
不此董養曰養心則養性在其中養氣則養性之道也
言矣此內外交用培養之道也○養性者心之實理心既
心者又所以養性也然心者性之節躬性者心之實理心既
養矣則性安有不得其養者哉此所以養心則養性在其中

右第三十五章

○魯折自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而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
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

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爲膾聶音之涉反詳見論語鄉炙反之夜炙音肉也不諱姓膾食聶炙諱名膾不食羊棗○熊氏曰須看不忍字重毋沒而不厭不能做不忍故也

第三十六章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忘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補氏曰志人謂狂略於事謂簡如曾點異

乎三子者之難則志大而略於事可知直欲躡乎三子之末處則期望高遠可知終不肯做下等工夫後至於臨人之喪而數不能改其舊可知狂簡二字又該括得下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

其次也微音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
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微音猶有所不爲者知耻自好爲不
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其次謂
列董彞曰狂者志矜高而行不掩猶者知未及而守有餘節
者不繁之謂也論其優劣狂者固高於猶而猶者勝於簡
聖人本欲得中行故思其次而狂者
又不可必得故猶者簡者又其次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姓字子張子蔡九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形何反

莊子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其門而

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及其真而後

而笑曰是惡音烏知孔意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幾季武

音烏知孔意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幾季武

子死，當皆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

通鑑

檀弓下，季武子，魯

門而

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莫考其行而不掩焉。

者也。嚶，火交反。

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評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

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法

言大動欲慕古，狂故也。平考，具行，行不掩言，簡故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

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

狂也。輔氏曰：夫子與之是與其志大言大也。便是堯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佞也。是

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猿者之意任有志者也還有
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昏絜也以不善
而不居為之也輔氏曰在者合下氣實尚明便自有上
見者環者是合下氣實尚明便自有上
所得分數多環者則進於上所得分數多聖門者則於此皆中
與和合德知與行並進於上所得分數多聖門者則於此皆中
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夫在也張氏曰中庸云智者
其狂者執賢者過之其環者執鄉原也所謂小人之中

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原同荀子原熬克角字皆讀作原謂謹

愿之人也荀子榮辱篇若弟原熬以數此其事業。高

而原譚者先化而然是明主之則已易矣故鄉里所謂愿

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

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聲而痛絕之也釋孔

子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惟無所厚又既謂之善人則不應遂以爲德之賊故集註引荀子爲證以原爲原且曰鄉人無知其所謂原人謂之鄉原原字固成然又鄉人以爲鄉原亦非貞

曰何以是嗷嗷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

閤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其音本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嗷嗷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

俗作耶又譏狺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

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

此鄉原之志也以上皆釋閤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

周礼春官守桃奄人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

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去也應不欲忤俗以取

容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
心只要得人說好便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夫理之是非
彼狂者參參然以古力行不爲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
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爲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
之是非難是不得中道却都自是爲己而不爲他人
笑之鄉原者爲他做的好使人皆稱之而不不知其有無窮之
於世此是鄉原之惡情匿志孟子說破其情狀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
爲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
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
也流俗者風俗類砥田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
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張氏曰此爲句極鄉原之清狀非之無舉刺之

無刺言其善自矯飾流俗能同汗此能合言其無所執守也
似忠信廉潔曰似則非真矣衆皆然之則異乎人之善者
好之矣自以為是所以卒為鄉原而不可反也堯舜之道大
中至正天聖之存乎人心者此所謂善也若鄉原所謂善
每可矣則出於一己之私竊善之似而巳其端之於正道如
黑與白本不足以賊德惟道之不明由俗之見易以惑溺故
以爲德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
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
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
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
樂也紫間去聲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狎人皆以為善有似
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輔氏曰佞者有口才能辯說
則其說多以義而實不然故以為善者言之稱推其能言
初無誠實故少為善言鄉原說識在者故不狂又識廣者故
不狎衆皆悅之故人皆以為善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
似乎中道而實非此聖人所以恐其亂德而深惡之濂論語

所載亦與此不同雖有詳略然其惡以而非之意則一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陳氏曰經只是日用常行道理與起

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邪慝不正是鄉原如楊墨皆

之鄉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入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

慝並起不可勝評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

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感之矣

吳程曰回互此掩覆也是非以下八字皆所以貼正字且見不容邪慝之意

○尹氏曰君子取夫措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

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去於鄉原而欲痛絕之

者爲去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去之術無他焉亦曰反

經而已矣況弟明友且先復此大經是天下事未有大綱既正

其間却煞有曲折如大孝亦先指此五者爲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餘目皆可彙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

做○又聞經正○只是躬行不及政事○便就這裏做出那會底○
件說○如堯舜雖是端樸無為○只政事○便就這裏做出那會底○
地便了○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其出無與此○
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况異端邪說○日新月盛○其出無與此○
年尤甚○蓋有不可○斷者○惟吾○卒既明○則彼自○經正而○下章○
者所當勉○而不可○以久○求者○也○通曰○此章言經正而○下章○
則以聖人相傳之○說○盤之不無意也○

○右第三十七章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

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通曰壽孟未嘗言

其見聞之真堯言執中而六經之用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原路

之心發之執中之始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至若觀之知

之六經天秩五典五禮臯發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



金匱之未以運經世之

之六歲在甲辰而帝堯即位二聖相考至經世之亥二百四
十歲而交午會以堯經世之二子試在甲子而歲之八年
下至經世之三之卯歲在巳未九四五百五十二年而歲湯有
天下至經世之四之亥歲在癸亥六百三十九年
文王至經世之五之庚申歲在庚申六百三十九年
歲之五百八十七年而孔子生又七十一歲申庚申歲
壬戌之歲孔子卒至以運經世之七之寅乙酉
之地孟南至經世上去孔子卒及一百四十三歲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許偉也為湯左相去聲○

言指一而後發之曰克一伊尹能發之克言執中而後建中于
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中庸二達德也○孟子
四端已散見於仲虺語中矣吾以是知萊朱即仲虺也○論
語之中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莫以明道言也○論
矣○先師曰萊朱與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語○大
湯銘曰伊尹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應為左相同
時他誰與之明者萊朱即仲虺也必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

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

散氏宜生名爰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

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通曰或曰尚父舊揚之止也散氏宜生於經傳不多見亦以爲見

文王之道而知之者何也曰散氏宜生蓋有勛焉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出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

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扶反有聞而

知之者乎由堯舜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

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出之聞而知之者得以此知

也孟子曰自孔子至今方百餘歲去孔子之時若此其未遠

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

之者○或謂禹皇之徒本皆名世之王伊尹太公又湯文
之師○必見其居而後知之也○此其曰見而知之者○善
以同善言之○則斷隨之○然臣備以君為尊○以異則言之○則斯
道之傳後出○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善言為可也○至於章
味二句○則孟子之故意深矣○觀其所謂然則無有乎此則雖
則雖若傲其崎嶇○而所以格天○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
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
志意之所有者○蓋無以異乎○曰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
也○通曰論先後則不見之者○孰有聞之者○是則見而知
之者○為先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張諸會神於一時之頃聞
而不知之者○心融神會於異世之
通 通曰孟子之生雖不
遠是則聞而知之者為難也
子卒又十年而悼公之九十四年景公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二十
二年共公二十二年而悼公之九十四年景公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二十
四年而魯平公繼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則孟子
必生於穆公之末其公之幼以魯平公之特見孟子而致君
祖之以惠王見之而稱曰叟其手先後及魯共之問樂可矣
矣○詩曰爾知也○而稱曰叟其手先後及魯共之問樂可矣
正謂在孟子時去聖人之世雖不遠而當時見思按此言雖
死者今亡矣○將此一節於一序之下乃見思思按此言雖
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
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下同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

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

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此申言然而無有乎爾之

在已也其辭概其意而又以後聖於無窮也申言則亦

味之不能見耳其旨深哉通曰集註

之意以望後出聖賢之能傳道統者此

已爲程子披孟子之絕學者張本矣

四字有殊意義爲聞而知之者言也孟子所謂見而知聞而

後者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心也時有先後之異心無先

後之問萬古一理千聖一心出遠而信此其爲神會而心得之

者隨之天理相孚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此其爲神會而心得之

然莫非大中正之矩而○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

卒路公文彥博字寬夫汾州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順正

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

不行百世無善治去學去學不傳千載音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

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賢

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通曰論語之末堯而後

然之以武王孟子之末

終之以孔子道不行百世無善治武王以後事不傳千載
無真儒孔子孟以後事無善治而下又言道之不明其害有甚
於道之不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孟子洪至明道生得不
行者也 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其端闢邪說使聖人
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通曰朱子替
言曰道喪千載聖道言聖不有先賢孰開我人言明道而
不信 孟子洪者一雖夫子授學於陳溪先生見而知之者也且
孟子洪者一雖夫子授學於陳溪先生見而知之者也且
見知有以明斯道而言也 伊川墓迷專言言不傳則道不明
之善而又有深言大則道之功正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
與孟子之意密合於斯道之功正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
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二則道之稱情也哉
古情實也各稱其實也○朱子繫以伊川此說者見得孟子
之意望百世之下其有辨會心得其道者而千四百年後未
有如此程子者出焉見孟子之言至是而果驗孟子不傳之
意至是而果有傳也 柳惲子所謂堯以是傳之舜至朝之
不得其傳焉之言見道統之傳至孟子而絕矣朱子所公明
道密表之意見道統之傳既絕而後續也孟子朱子所公明
章明矣○通曰所入道之始事所至者造道之教
者不知所向則非有志於斯道者不足少知明道之正造請之
則非深造乎斯道者亦不能真知明道也 通曰明道之正造請之
濂庶乎可知明道之所以爲明道矣真知明道則真知堯舜

以至於孔孟者矣。善乎勉齋黃氏之言曰：出孔子而後爭子
子思繼其體，至孟子而出而自周以來，聖賢世傳之道，其
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世傳之道，其
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集註所講百出而下，必有神
會而心得之者。朱子亦嘗曰：或疑伊川而下，必有神
自見，其有不得神者矣。（通）吳程曰：或疑伊川而下，必有神
門人，其尊美之，固辭是矣。如川氣迷而朱子，其然此蓋明道
置此，固非伊川自謂其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朱子序大學
者為多，故伊川自謂其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朱子序大學
中庸亦直謂程子按孟氏之傳，總千載之緒，良有見矣。○（提）
按明道嘗云：吾寧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
家，則其得之經者為多，亦可概見焉。

孟子卷之十四終